

一個淡江吉普賽

專題報導

好快，在淡江居然有六年了。

也許一個中文研究所碩士要讀到六年的時間，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屈指算算我在淡江的日子，結結實實只待了3個寒暑，然而即便我做了論文的逃兵；即使我在休學在外的兩年社會人生涯裡，很奇特的，淡江校園亭亭的影子，總愛在我孤單、忿忿、崩潰的時候，倏然地浮現眼前。

說來有趣，我在淡江的求學過程可用「飄泊曲折」來形容——大學讀的是輔大中文系，幸運地讓我忝為淡江中文研究所的一員，渾渾噩噩地修完了所上學分與教育學程後，卻暫棄學業，流放自己到社會中闖蕩，一直等到在公司裡磨鍊練習後，突地開竅，覺悟地回歸學業，把未完的論文夢魘完成。

細數這一切，我，像個混著淡江血的不羈浪人。

走過這六年，留在腦海的，不僅僅只是多如過江之鯽的精采淡江學生社團；不只是學校偌大的、在此曾悼念我皮夾的現代化圖書館；驚聲書城有學生最愛的便宜文具與書籍，每個月都有我買Sugar的足跡；霧中的宮燈教室，猶如浸泡在無可救藥的浪漫與朦朧裡；每到冬天，總是一股低溫夾帶如絲細雨，讓包著大衣的北極熊與企鵝，蹣跚漫步地充斥淡江校園；還有，每到中午放飯時間，那一大群不斷產出，鬧烘烘，充滿悸動的年輕歡欣臉龐。而我，雜然其中，踽踽而行，一個有點老的淡江吉普賽，掛著一身不搭調的風塵僕僕，卻仍在行囊中拾得許多苦澀與甜美。

從新莊流浪到淡水，再從淡水流放到台北。這段起伏學涯，紀錄著我的自負風發，也

留下了我的挫折苦悶。也許在淡江的將近1千個多日子裡，如同雪泥鴻爪，然而當我走出校園，將自己放逐於城市喧囂之際，那些曾屬於淡江的純真與笑語記憶，卻朝朝暮暮地成為游移於繁華都會與虛榮矯性中，僅有的依戀；而昔日課堂上教授的絮絮叨叨，竟化成趑行於職場挑戰與打擊低潮時，最動聽的音聲。在淡江求學時，原本最平凡、最不起眼的細細瑣瑣，全都在危殆噬人，空氣濁汙的社會競技場上，變成我珍藏在心版背後的寶貝。原來，我已經習於淡江生活的寧靜平和；慣於求學求知難得的真誠，一旦走入人吃人的職場時，這些都是我這一介吉普賽，賴以存活的美麗與記號。

從屬於淡江的臂彎裡，我不曾遠離。

休學期間，趁著幾次工作偷閒，回學校大口大口貪婪地吸取淡江的靜謐樸實與自然，悄悄地重拾我當學生的適然與輕鬆，擁抱著難得的單純與歡愉。無論我流浪得多麼遠，淡江的鬱鬱綠蔭，總不吝惜它的歡迎；殷紅的宮燈大道，時時等待著我的腳步聲；淡江動人的一抹紅日暈暉，也總映著我的臉龐，不管我是一身的憔悴或愁緒，依舊火紅火紅地暖著。我在這裡，不是過客、不是羈旅，是習慣闖蕩卻眷戀依依的遊子；是滿面風霜、不斷流浪，卻牽學家鄉的吉普賽。

淡江是我舐去傷痕，驀然夢縈的歸鄉。

六年的歲月，如同手中流砂，從指縫不斷洩出滿滿的記憶與情感。淡江的點點滴滴，已灌注至我流浪的心靈；師長的良言與寬容，讓我遊移放逐城市之際，仍方寸明明。至今的畢業告別，不是遠離，是我行程的印記，是再次流浪的驛站。

我要前行，昂起下巴，掬著淡江的美好，我是——

一個淡江吉普賽。

2010/09/27

